



一件叫“欧阳道达”的文物 (外一章)

徐澄泉

我要寻找一个人，一个叫欧阳道达的人。先在百度找到他的踪影。1893—1976，安徽黟县人，北大学哲学。1933年起，担负一串数字的守护神：13491箱文物，5批南运，8载西迁，0损毁。鼠标滑过，他黑白分明的面容紧抿嘴角。又在安谷乡间看见他的脚印。那些深深浅浅的事迹，在祠堂与庙宇之间穿梭，刻在“五防”守则里，印在日夜巡察的田埂上。一旦情况危急，他就把自己拆开：部分变成木门，每日开合；部分变成木炭，静静吸潮；部分变成编号，贴在一万多个木箱上。我伸手触摸他旧居的墙壁，指尖传出他尚存的温热——那一年，他从南京溯江而上，做一个西迁文物的纤夫；纤绳勒进肩膀，他把自己绷成一条路，让国宝从身上踏过去，安然躲进川南乐山的屋檐下。待文物东还，他拒绝渡海；用钢筋混凝土封死库房。讲解员告诉我：钢筋，是他嶙峋的肋骨；混凝土，是他沉默的反抗。功伴鲁壁！乐山故宫文物南迁陈列馆里，又多了一件叫欧阳道达的文物。他被陈列在“典守壮歌”的篇章里，与《点收清册》、运输扁担并列着。玻璃罩内，欧阳道达四字上的尘埃被拂去，出落成四颗闪亮的珠宝。

寻找洛都寺

洛都寺还隐藏在洛都寺那里，不因我的寻找而现身。车子山下，“寺院修葺，谢绝参观”。我继续前行。山路宛如旋梯，把新铺的石阶绕来绕去。林中雀鸟，轻声念经。梵音袅袅，似有若无。半山腰，遭遇栅栏剪径。我只在脚手架的缝隙，辨出一角唐代的屋檐。于是想：那个法号怀慧的僧人，也曾如我一样，痴望北方？栅栏那边有人声，有香火。红墙绿瓦内，斋饭照常进行——豆花、茄子、萝卜，凑齐八人便开席。那些坐在斋堂的人，不知山这边，有人在巴望。山下的世界次第展开。近处，乐山大佛与峨眉山在视线的左右；远方，乐山与洛阳在时空的两端。那个洛阳来的和尚，把信仰种在乐山的土壤，一千二百年后，当乡慈长成寺庙，长成初一十五的香火，他是否预见这种必然的因果？夕阳落入岷江，洛都寺避而不见——它躲在我的想象里，让我悟。

端午·静物

冯远征

一束光侧窗探照
 桌案上，丝绒铺呈
 白是虚静红是喧嚣
 淬火土陶以浑圆朴拙收纳时光
 潜藏多少看不见的年轮、星子
 空，是一种留白与成全

五月供奉。桃棕粽疑聚人心
 杯盏细碟镌刻烟火
 酒红深昏，忠肝利胆
 高光明亮与祝愿同在

插花：菖蒲、艾草、栀子
 风起时如蝶舞心旌
 错落的悬丝香囊宛如游鱼

一位长者，来自楚国
 怀抱孤独的灵魂
 衣袂飘飘从画中走出



本版投稿邮箱: Lsrbsfk@163.com

峡谷里的风

何德秀

大渡河金口大峡谷吹着上河风。我们的游船折返，顺大渡河而下，上河风强劲地撩起了我的遮阳帽，把一阵阵凉爽塞进心里，也吹散了夏日炎炎的燥热。

午后，太阳直射下来，大渡河金口大峡谷空气里浮动江水蒸腾的潮气。我们在新光村码头登上了游船。船笛一声长鸣，游船破开碧绿的河面，我们踏上观光甲板，河风裹着江水的凉意迎面而来。抬眼望去，两岸崖壁直插云霄，我心里想，定是哪个天神施了魔法，一掌将山体硬生生劈开，诞出一条河流，山间草木的清润渗透在水里，河水才这般碧透。

卧于碧波之上的G245水上公路，以划破天空的气势在我们头顶蜿蜒而去。那是无数建设者用汗水，在大渡河的惊涛与峡谷绝壁间拼出来的奇迹。这条公路是枕头坝水电站库区蓄水后，路基桥墩立于河面造就的临水悬空公路。公路卧于碧波之上，路与湖水浑然一体，水中有路，路映水光，让奔跑的路途冲淡尘世的浮躁，生出几许浪漫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连通金河口、汉源、甘洛大小

凉山，车轮滚滚，连通山里山外的世界，土特产走出大山，人们走出大山，也让无数游客走了进来。

游船缓缓前行，我望见前方或赤褐或灰白色的岩层，间着青青绿植，层层叠叠，给大山平添了几许温柔。退休前长期在这里工作的何老师忽然指着前方远山喊道：“快看，那就是天然坐佛。”众人纷纷抬眼，只见远处山崖上，褐、白相间的岩石，构成一尊巨型坐佛，头、肩、胸、腿分明，安详端坐，我仿佛看到它眉眼间的慈悲，仿佛它千百年来一直守护着这片山水。我们连忙转身合影，我望着那尊静默的坐佛，心里忽然想，它什么都不说，一定什么都看见了，看见了它脚下蜿蜒向远方的水上公路，看见了为这片山水艰辛付出的人们。

船靠岸后，我们走进了关村坝胜利村。村中“云端遗民”的雕塑静静述说着原住民的生活——早年间住在崖壁

的悬空老屋，背运物资艰难攀爬的日常。如今，通过易地扶贫搬迁，人们从高山峭壁搬到了谷底，曾经的天堑变成了通途。村子里黛墙白瓦，人们办民宿、开餐馆，曾经的悬崖村蜕变成了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。

午时，我们饮了当地的老鹰茶，回味甘甜，消热止渴。走在胜利村街头，见村里人们自家门店销售自制的“老鹰茶”，我们纷纷购买，带走这自然的天香。

暮色沉落大渡河河谷，半山腰上的人家，次第亮起灯火，有人说“这是天上的街市”，有人望着后山的孤灯，轻声说，那是天上闪烁的一颗星，何老师却说，那里有高山蓝莓即将成熟。

峡谷里此时正刮着顺河风，随着大渡河滔滔不息的流水而去，山风涌出山谷，奔向外面的世界，给人们带去了山中新息。



山水激滟。

江汉 摄

老屋里的旧自行车

宋恩铭

原来，我怀念的从不止一辆自行车，而是那段清贫却纯粹的时光，是故土的烟火，是父亲的慈爱，是少年不知愁的欢喜，是刻在骨血里，永远割不断的汾阳乡愁。

离开汾阳故土，已是数十载春秋。前些时日，我托侄儿回老家看看，特意嘱咐他去土窑洞瞧瞧，是否还留着些有念想的旧物——柱石、石鼓、小石狮，或是一口半旧的瓦缸。侄儿回来，说那些值钱的物件，早被识货的人拾掇走了，唯一一辆倒塌塌散了架的旧自行车，歪歪斜斜挂在墙上，落满了岁月的尘埃。一听此言，心头猛地一热，眼眶竟有些发潮。那辆破自行车，哪里是寻常交通工具，分明是我整个童年与少年的宠件，是刻在汾阳黄土坡上，最鲜活的时光印记。它曾在黄土路上碾过风，在长坡上载过笑，在清贫岁月里，撑起了我年少所有的欢喜与骄傲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汾阳村里，家家户户自行车不是普遍有，家里有辆崭新的自行车堪比如今的“宝马”。谁家院里停着一辆锃亮的自行车，便会获得全村艳羡的眼光。进城赶集、走亲访友，全靠两条腿丈量，能借到自行车骑上一程，已是天大的体面。我们家有一辆二八大杠加重自行车，七成新，铁架厚重，轮胎敦实，是父亲外出谋生、赚钱养家的依仗。它默默地立在门后，像一位忠实的家人，沉稳又可靠。

我刚上小学一年级，放学路上总望着那些大哥哥大姐骑车飞驰而过。车铃叮铃作响，风掀起衣角，前杠坐人，后架载人，甚至还能站人，像耍杂技一般，在街巷里招摇而过。我站在路边，目光追着车影远去，心里满是羡慕，暗暗盼着，何时也能拥有这样一辆车，在村路上自由驰骋。

那年夏天，正午日头正烈，父亲在

屋里酣睡。我和小伙伴轻手轻脚掀起门帘，合力抬起那辆沉重的二八大杠，小心翼翼跨过门槛，溜到街上学骑车。谁知被哥哥撞见，我心一紧，以为他要去父亲面前告状。不料他满脸欢喜，抢过车把笑道：“我来教你们！”话音未落，便蹬着车一溜烟跑了，我和小伙伴屁颠屁颠追在后面，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才知被他骗了——他竟骑着车去虞城村玩耍了。后来，擅自骑车的过错，全由我一人承担。可父亲素来开明民主，非但没有责骂，反倒耐心给我讲骑车的安全道理，只叮嘱我切莫贪玩误事、伤及自身。

待到上三年级，父亲将这辆二八大杠送给了我。那一刻，我捧着车把，只觉得满心都是欢喜，仿佛拥有了全世界最珍贵的物件。

从此，这辆自行车便成了我形影不离的伙伴，童年趣事，桩桩件件都与它息息相关。

犹其记得一个午后，父亲让我午休，我推脱说睡觉反倒头晕。父亲笑着说：“汾阳人的午觉，牛王庙的跳。”意思是，哪怕眯上片刻，下午也能精神百倍。趁父亲熟睡，我约上伙伴一同骑车撒欢。四辆自行车结伴而行，一路骑到司马村，又折返而归。途经北辛安，进村有一道长长的缓坡，那是我们儿时遛车的赛场。不用脚踏，只凭惯性，车子便顺着坡飞驰电掣而下，风在耳边呼啸，少年的笑声撒满黄土路。你追我赶间，车速太快，刹车不及，我们连人带车一齐翻进坡下的杨树林，浑身沾满泥土，脸上黑一块白一块，像灰熊，又像大熊猫，你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哭笑不得。好在只

南安：一条路、一尊佛、八百年

东岩山人

嘉州怀古·南安

丹旌故月照南安，秦骑尘消古径在。
 三万征衣化蝶去，千年云旌渡滇川。
 佛法南来丝绸路，僚仇侨置新南安。
 莫道开明遗韵远，新程又越万重关。

公元前309年，在灭蜀后不久，秦又灭掉了西南丹犁国，并在青衣江边设了一个县，取名“南安”，属蜀郡。这是乐山行政建制史上第一次设县。至公元661年，北周改设平羌县，“南安”存续了八百多年。

一、一条路的“传奇”

故事要从更早说起。公元前316年，秦灭巴蜀。古蜀开明王朝末代王子蜀泮（也叫开明泮）带着三万国人沿岷江一路向南，穿过宜宾、昭通、曲靖，翻过哀牢山，跨过红河，硬是走到了今日的越南北部红河平原。公元前257年，蜀泮在当地建立旃椎国，自称安阳王。不仅如此，这一路向南，还带去了古蜀的文明，青铜冶炼、城市建设、水稻栽种，等等。有史学家推测，蜀泮及其族人的南下之路，或许就是后来史学界所称之“南方丝绸之路”。

因为这条路，蜀地的丝绸、盐、铁器、枸酱卖到了南亚、东南亚。唐蒙因为这条路开拓了西南夷，司马相如写下了喻巴蜀父老的檄文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里详细记录了唐蒙出使夜郎的经过——他带着队伍从巴蜀旌关进入，见到了夜郎侯多同，“厚赐，喻以威德，约为置吏”。

也因为这条路，中国最早的佛教造像诞生在汉代南安时期，至今留在麻浩崖墓中。乐山麻浩崖墓一号墓的墓门上方有一尊石刻佛像，结跏趺坐，手施无畏印。考古学家认定，这是中国最早的佛教造像，年代在东汉中期，也有可能更早。同一时期的柿子湾崖墓，也发现了类似的佛像。这说明，当时佛教已经从古老的“南方丝绸之路”传到了乐山。或许，这比佛教从北方陆路传入中国更早。

二、八百年间故事多

南安县存续的八百年，还发生了很多事：——秦人移民。秦灭巴蜀后，从陕西涇水、渭水迁了大量百姓到四川、南安。如今，夹江千佛岩石壁上的“古涇口”刻字，还依然清晰可见；

——邓通发家。南山人邓通，汉文帝的宠臣，被赐铜山铸钱，“邓氏钱”天下流通。他富到什么程度？《史记》说他“富甲天下”，但最终却贫苦落魄死；

——清官费贻千载流芳。东汉初年，南山人费贻任合浦太守，勤政爱民，走的时候老百姓扶着他的车不让走。后人把他洒泪告别的地方叫廉山，合浦江改名叫廉江。

——鱼凫津之战。东汉建武十二年（公元36年），大司马吴汉在鱼凫津大破公孙述的部队，为统一四川扫清了障碍。

——桓温经乐山取成都。东晋永和三年（公元347年），桓温带着一万精兵，沿长江、岷江而上，在乐山改走陆路，直取成都，灭了成汉政权。成汉灭后，旧臣常璩被押到建康，在孤独屈辱中完成《华阳国志》，它是现存最早、最完整的地方志，研究巴蜀历史，都绕不开这本书。……

三、“竹郎庙前多古木”

时间再回到中原“五胡乱华”时期（公元304—439年），在西南地区，也曾发生国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迁徙。

西晋末年的成汉政权时期，僚人入蜀。僚人本来是西南地区古老民族的统称，主要分布在今广西、贵州、云南一带，夜郎国灭亡后，僚人逐渐向四川盆地迁移。此后两百多年，乐山一带几乎完全被僚人占据，西汉以来繁华的南安县“多被荒废”。一直以来，当地人都把崖墓叫作“蛮子洞”“僚人洞”，大约说的就是这段上百年的“文化断档期”。

这群来自西南的僚人，带来了对竹王的崇拜。《华阳国志》里记载了一个传说：古时候，一名女子在河边洗衣，上游飘来一根三节大竹，怎么推也推不走。竹子里传出婴儿的哭声，她抱回家剖开，里面是一个男婴。这男婴长大后才武出众，成为部族的雄长，人们叫他竹王，他的部落以竹为姓。公元前135年，汉武帝置犍为郡，南安成其下属县。唐蒙受派出使西南夷，竹王不服被杀。事后僚人部族纷纷为竹王鸣不平，汉朝只好安抚，封竹王的三个儿子为列侯，“死，配食父祠”。

因为竹王崇拜，南安地方便建起了“竹王祠”、“青竹祠”，祭祀这位古老的竹王。唐代女诗人薛涛客居嘉州时，曾为竹王祠写下一首诗：“竹郎庙前多古木，夕阳沉沉山更绿。何处江村有笛声，声声尽是迎郎曲。”此后一千多年，竹王祠香火不断，清初诗人王士禛路过时还看到“铜鼓蛮歌争上日，竹林深处拜三郎”的热闹场面。那条穿城而过的小溪，便因这座竹王祠得了名——竹公溪。

在李势继位后，失去对僚人控制，诸僚四处掠夺，汉南安原籍人多外迁，县地荒芜，不得不在异地侨置南安郡和南安县。北周保定元年（公元561年），平羌郡和平羌县的设置，标志着秦、汉、魏、晋间存续800多年的南安，从此从乐山建制史上消失。

从开明泮南迁，到唐蒙、司马相如时的“南夷道”“五尺道”；从古西南的贸易，到中国最早佛教造像的诞生；从僚人入蜀，到南安县的侨置与名存实亡……有人说，八百年南安，或许就是一条路的故事。“竹公溪水绿悠悠，也合三江一处流。”那些故事就在这条流水里，无声地流着。

行走笔记

乡愁记忆

嘉定趣谈